



碎碎念

做个明媚的人

窗外风文



过去的那些日子里,我经历了一些事。虽然人到中年,应该见多识广波澜不惊,可是对我这种阅历简单的人来说,很多事儿都是事儿,都是第一次见识到。

我是个爱焦虑的人,芝麻粒大的事,在做之前往往思前想后,把过程想得艰难而复杂,处处是荆棘。可是等到真正鼓起勇气开始做的时候,就会发现比想象中的要简单很多,甚至觉得无比艰难的事情,一个电话就能解决掉,关键是有没有勇气打这个电话。这一年来,慢慢地熬,一件一件没做的时候觉得很难的事,就那么一件一件地熬过去了。回头看,觉得没那么复杂,没那么艰难,人心没那么坏,遇到的好人有很多,自己的焦虑大都多余。而后在中年的某一个深夜,告诉自己无论结果怎样,天亮了就好了。

曾经有朋友问过得怎样,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。我真的不是一个努力的人,日复一日,如流水般逝去,过去的春夏秋冬里,开花的草木都已努力开过,不会开花的树木也尽力地翠绿过,自己好像事事都未尽力,又好像事事都尽过力。

其实纠缠的都是心境,常与各种纠结不期而遇,本该一笑而过的事,却要心底盘旋几月,余音绕梁般;更有日日纠缠的,在心中成了梗。过去的时光里,那些挠心的事,以至于竟有不能承受之重,那些难熬的日日夜夜,无不把人逼到崩溃的边缘,那时候的心境是灰黑色,既盼着清晨的太阳升起,又害怕时间过得太快。

等一切终于平复,等能承受的和不能承受的都已过去,想开的和想不开的,都消散在时光里,日子终于归于平静,才发现那些纠结都于事无补。终于知道最喜欢的是平淡日子,那些纠结但愿永不再回来,在日日的平淡中体味到的幸福就是终日无事,一切照旧,既无大欢喜也无大忧伤,然后才有闲情看风花雪月,才能体味季节变换,看小草发芽、蓓蕾绽放,观雨听风,不管有无阳光,都能心境明亮,在平淡的日子里体味幸福滋味。

那日与相熟的朋友交流,该姐姐是优雅知性的女子,曾经多次宽慰我。说起心中的烦恼,她说当初某件事情发生的时候,也是努力地宽慰自己,努力地让自己向前看,等到能坦然接受,心境始渐渐明亮起来。想起那首诗:菩提本非树,明镜亦非台,本来无一物,何处染尘埃。处逆境能看到希望,高兴时能不张狂,咸与淡都能坦然,境由心造使然。

人们说新年新气象,新气象是指美好的改变发生,可是即使在平淡的日子里,也要体味幸福的滋味。冬天那么美,山枯水瘦一种凛冽的美,而春天更美,活泼泼的让人心动。以前曾看到的一句话水般涌上来:愿心境明亮,咸淡相宜。想起这句话的时候,正走在僻静的路上,冬日金灿灿的暖阳照着,落叶遮盖了路面,每走一步都“咔嚓咔嚓”响,心底无端生出许多欢喜,阳光仿佛一下子照进心底,整个心房都明亮起来。

生活本身就是瑰丽迷人的过程,其迷人之处也许就在于跌宕起伏,与其抱怨不如歌唱。那么,就愿新的一年往事清零,能感受许多小欢喜,愿心境明亮,咸淡相宜,爱与不爱都欢喜,把过程注满明媚心情。愿眼里有光笑容坦荡,做一个明媚的人。



微日志

## 盼年的滋味

王国梁/文



我经常怀念儿时的年,年味浓郁,幸福感强烈。如今想来,其实最难忘的滋味是盼年。白岩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:“也许我们追求的不是幸福,而是追求幸福的过程。”年也是一样,过年无非也就是那样,一切都是想象中的样子,而临近过年时,我们沉浸在盼望中,那种急切和期待的心情,焦灼又神往的滋味,真的是令人难忘啊!

腊八刚过,我就追着母亲问:“妈,还有几天就过年了?”母亲正蒸着年糕,她一边忙着手中的活儿,一边说:“小孩小孩你别馋,过了腊八就是年!现在就开始过年了,以后天天都有好吃的了。”

接下来的日子,家家户户都开始准备过年的美食。蒸完年糕,还要蒸馒头,磨豆腐,杀年猪,灌香肠……家里几乎天天飘着香味,馋得我口水直流。平日里母亲过得节俭,餐桌上一直都是滋味寡淡的。可想而知,这些过年的美食对我的诱惑力该有多大,我每日都陶醉在饕餮美食的想象中。只是美食都是为过年准备的,所以即使早早准备好,也不能随便吃。母亲总是把做好的美食归置妥当,然后给我一小块豆腐、一小块肉骨头或者一小截香肠,让我先尝尝。因为年的缘故,我得到了格外的犒赏,吃到了第一口美味。

有了之前的口水做铺垫,那些年糕、香肠、煮肉的味道美得无法形容。一小块肉到了嘴巴里,香味顿时弥漫开来,味蕾被一种久违的刺激惊醒,即刻兴奋起来。可惜只吃了几口,便吃完了。母亲扭过身去,我追着喊:“妈,再让我吃点吧,这点肉还不够塞牙缝呢!”母亲嗔道:“不能吃了,过年再吃!”那个年代,食物匮乏,不过年过节的,哪里来的美味供你大快朵颐?于是,我盼年的急切之情瞬间升腾起来,恨不得马上就过年。我无奈地掰着手指算着,想象着过年时可以尽情地享受美食,口水又一次汪洋起来。

父亲要去赶年集了,我追在他的身后说:“爸,咱们今年多买点鞭炮吧!我要一挂小鞭炮,大年初一早上我要自己放!”父亲笑眯眯地说:“好!”要过年了,父亲的脾气也变得格外好。鞭炮买回来了,红红的一堆,我兴奋起来,冲过去对父亲说:“我先放一个,试试鞭炮响不响吧!”父亲说:“鞭炮哪有不响的,等过年的时候再放吧!”在父亲看来,还没到过年就放鞭炮实在是一种浪费。我只好听着村里的鞭炮稀稀落落地响起,憧憬新年赶紧到来,我要把鞭炮放得震天响!

年就要到了,祖父和祖母在冬日的阳光下打着盹,絮絮地说着什么。听他们说到“压岁钱”三个字,我的耳朵立即警觉起来。祖母说:“家里六个儿孙,老二一家人也得回来过年,再加上那俩闺女,一共八个人,要包八个红包呢……”以往过年我们给两位老人拜年,祖父都要给我们压岁钱,几乎成了一个仪式。我期待着大年初一早上,那个庄严的时刻来临……

很多个晚上,我都梦见过年了,我吃美食,穿新衣,放鞭炮……梦中的我,经常“咯咯”地笑出声来。

年在我焦急的盼望中,姗姗来临……



有聊

## 出门要有伴儿

佳禾/文

闲来读书,偶得一句“出门要有伴儿”,一时竟怔住了。并不出彩的一句话令我想起了自己为数不多的几次旅行。哪次有谁,哪次有趣,哪次无趣,放电影般滤了一个遍。

先不说出门办事儿需要个伴儿,有个商量,有个帮衬,免得无助。就是出门旅行也是需要有个伴儿的。因为旅行不光是欣赏美景,既是赏景游,也是心情游、情趣游。那些“购物游”“跟团游”不在此列。家庭游,携老带幼,享受天伦;同事游,放松心情,醉酒当歌。最为舒服的旅行,当是那种三五好友相随,或谈笑风生把酒言欢,或高谈阔论指点江山,全无芥蒂。此种旅行实乃人生妙事。

但若随行有一无趣之人,便会大煞风景,一次在京北山中结伴驾车旅行,中途下车小解。突见旁侧有一小水湖,湖水深绿清澈,水边怪石散置,松树静立,柳枝随风,一片静美。心中突发感慨,口中不由自主地说了一声“真美”。不想旁边立一L姓友人,嘲笑道:“别臭精神了,这不就是咱们那儿村里的大坑吗?”(老家管村边池塘唤作大坑)弄得我一时语塞,兴味索然,无言上车。

还有一次去登某山。归来天黑落座,似有些累,我便提议:“喝几杯吧。”此时一C姓友人朝我言道“出门了还这么馋酒哇,吃饭吧。”我一时尴尬呆立,不知所以。环顾左右,众人皆目视前方,表情中性,不置可否,像是怕一附和我便成了“贪杯”之人。我心中顿时不快,兴致全无。因我深知C姓友人,平时也是爱喝上几杯的,如果喝起来他也不会比别人少喝,不知为什么竟言不由衷(此等人不少,喜欢半推半就)。那顿饭草草了事,第二天的心情可想而知。

后再出门,总要和一二知心好友密商随行之人,深恐不慎坏了行程。我之愿望,是既有酒兴又有雅兴之人,但这样的人确实不多。由此便感到了“出门”之难,找“伴儿”之难。

细思之,人生又何尝不是一次旅行呢?且此趟旅程要找的“伴儿”似比“出门”之“伴儿”难上加难。

也可以不难,是要分一些层次和追求的。在丰子恺的一本书中读到:人生有三种“境界”,一曰物质世界;二曰精神世界;三曰灵魂世界。有人问他你在哪个世界,他淡淡地说我在第二层。问者诧异,要知道丰子恺造诣颇高,学养极深,曾穷几十年与师父(弘一法师)合著《护生画集》,“普度众生”。丰子恺见友人不解,说第三层世界我师父去得,我等去不得。想也是的,那灵魂世界必是深邃广大,其中之“人”洞悉一切,以致无悲无喜。我等凡夫俗子,不但去不得,怕是连那里是什么样子也想不出来。

我同友人谈论“三个世界”划分的理论时,友人曾狡黠地问我:你在哪个世界?我说应该在前两个世界之间。他微笑,又问我感觉如何?我说既有烦恼,也有欢喜。见他不语我解释说:我要在两个世界间游走当然很累,但是我大部分时间在第一层世界感受人间欢乐,偶尔又读书思考有些感悟,两个世界的好处都占了,自然欢喜。友人莞尔。

人大都是生活在第一层世界的,贫苦的人在追求温饱,有奔头、有念想,有了温饱的人自然就有了欢乐。有一H姓友人是个有些身份的人,他讲过一个十年前的故事。有一次他中午酒醉,傍晚回村里的家,才进小院就听见街上几辆小拖车由远及近停住,未熄火。但有几个声音却盖过了机器声。

“喝几杯吗?”“喝吧!”“去我家吧”“行,我去拿点灌肠儿。”(老家把香肠唤作灌肠儿)“我去拿只烧鸡。”“我买点大饼”“好哇,快点!”不一会儿,他家就响起了几个汉子兴高采烈喝酒的声音。这位友人本未酒醒,却突然想找几个人喝几杯。我想是那浓浓的人间烟火气吹醒了他。这些人身边到处是朋友,他们生活得简单快乐而幸福。

身处第二层世界的人生活得充实而寂寞,正所谓高处不胜寒。要知道知识世界和精神世界博大无边,它能给人以极大的满足和愉悦。他们的精神能引领社会乃至世界,但知音难觅。至于第三层世界,想来便茫然。本人笔力不济,学养不够,不敢妄语。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,他们的旅程不需要陪伴。

